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二

詳校官光禄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譚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珍寶部一 寶 金

寶一

增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爾雅曰琛寶也 美寶為琛 增書盤庚曰無總于貨寶

又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原禮記曰南宮敬叔

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原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增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原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增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說之何也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為國名　元史多羅台疏曰為國以善為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賫寶中賣以虛國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原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增吕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原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纇絲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增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國之用 三輔黄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

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原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黄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黄者銅黑者鐵　增又曰視屋上瓦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缺餘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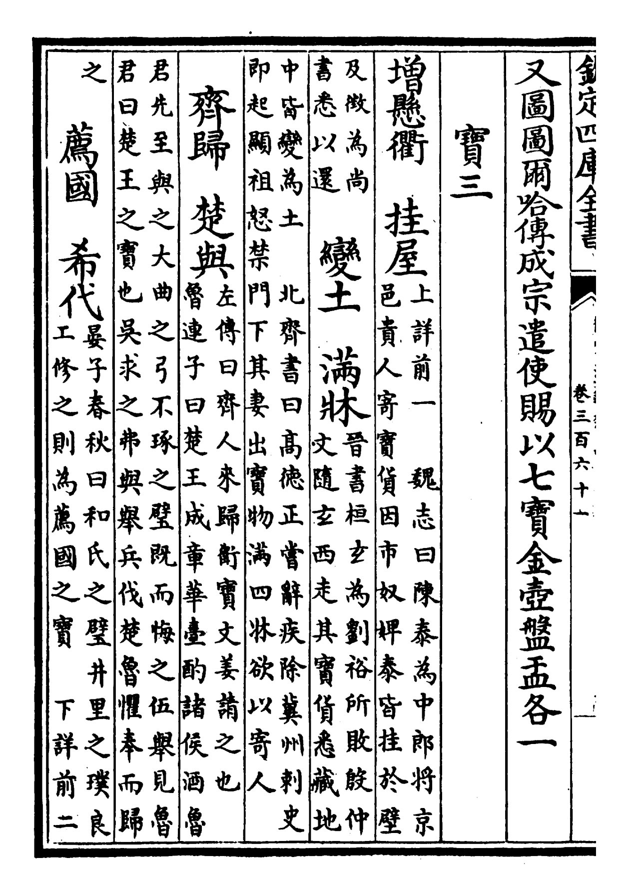
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含之則不渴熨面而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諭買猫睛琭寶石科臣魏時亮言猫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寶二

原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寶玉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牵馬而去　又曰盜竊寶玉大弓　增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謝承後漢書鄒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增後漢書曰帝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原晉安帝紀曰桓玄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增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為賢故越諸兄立為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别作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　明皇雜録曰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代之寶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珠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愠　又伊埒默色傳至元九年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



又圖圖爾㑹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寳金壺盤盂各一

寳三

增懸衢　挂屋上詳前一　魏志曰陳泰為中郎将京邑貴人寄寳貨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及徴為尚書悉以還

變土　滿牀晉書桓玄為劉裕所敗殷仲文隨玄西走其寳貨悉藏地中皆變為土　北齊書曰高徳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寳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齊歸　楚與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寳文姜請之也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楚王之寳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之

薦國　希代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璞良工修之則為薦國之寳　下詳前二

折枯 **照影**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牆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　又曰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索珥 **妝闌** 元史伊琳特穆爾傳本回鶻人時西契丹方強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驕恣伊琳率衆斬之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其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伊琳匿之急索勿失王怒索寶甚急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　唐書貴妃專寵玄宗賜楊國忠木芍藥植於家國忠乃以百寶妝飾闌楯以貴重之

啗秦將 **賜隗囂** 漢書沛公入武關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後漢書世祖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隗囂

寶四

增賦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吐清詞之燦燦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温温情田積玉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逾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兹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則知金玉為寶者徳義之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

金一

原許慎説文曰金有五色黄金為長久埋不生百陶不

輕西方之行也　增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原周易曰乾為金　增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原毛詩曰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　增又曰如金如錫　原尚書洪範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增又説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梟氏為聲㮚氏為量叚氏為鎛器桃氏為刃　又云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氣次皆火候〕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音蕩〕其美者謂之鏐〔音留〕餅金謂之鈑絶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鏐即紫磨金也銑最有光澤也〕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合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又曰四裔賓服則金勝土　周易參同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增廣雅曰金神謂之清明　原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

泰山見黄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今更黄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獲白麟有馬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嘉瑞也古有駮馬名騕褭赤喙黑身日行萬五千里也

又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又曰秦幣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為名

後漢書曰食貨志曰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後漢書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黄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

出金銀河鉤羌國出金珠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浦　增唐太宗紀曰金在鑛善冶鍛而為器　又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朕仰企前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懐方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尚兹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折斵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録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黄金近代為難得之貨

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原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增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碎金　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玦石也中央數五故

五百歲一化湏音湖貢反湏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　增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訿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為衆口鑠金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　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嗜狀如豚居人家使人

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異物志曰狼䑲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齅

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録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形

甚瑰壯以金為鏁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

里名黄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黄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

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鏁乃將盡釣人以刀所得數

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礦　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唐六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口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

考曰元雲南省參政齊喇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淘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常例

金二

原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

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黄金白璧寳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嘻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

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黄金為鳬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

請見之賜金壁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徧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

曰疏廣徙為太傅頃之凡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黄金　續漢書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荆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邴原别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馬遼東人圖

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害逼歸原曰窮鳥入懐原曰焉知斯懐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郄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急為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

聞之哀泣　世説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請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絶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乗馬突入金彦門彦父見曰真盜矣忳説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彦父彦父不受遣迎彦喪金具存　録異傳曰

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愼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著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

生含明隐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焰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搜神記曰郭巨凡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一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

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産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黄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黄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黄得仙所謂雄黄雌黄黄金　增宋書曰褚彦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将一

餅金求間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内閲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懐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

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皐各齎生金丹砂為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

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物必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

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頴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来無以為意我有黄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

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焉　元史杜瑛傳曰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特烈傳曰帝勑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寳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産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

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雜記曰吴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廵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黄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塗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

金三

原紫光　赤氣晋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狀如印𥿄　地鏡圖曰黄金之氣赤黄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大上赤下青也　鳴山

耀室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崔鴻後燕録曰董統上言於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馬厥初之奇金光耀室

照魅 抵黿 王子年拾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可為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下詳 前二

緘書 封璽 尚書曰武王疾周公作金縢孔安國注云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 春秋運斗樞曰舜為天子東巡黄龍負圖置舜前圖以黄玉為柙黄金為繩封兩端 詳龍

探鳩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録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 詳鳩 又曰常山張顥為梁相有鳥如山鵲飛墮地即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蓬萊觀 崑崙臺 列子曰夏革謂殷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 關令内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牀

置燕臺 懸秦市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黄金臺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著呂氏春秋乃懸千金於咸陽市門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

鑄范蠡 疑陳平 范蠡去越越王勾踐思之乃以良金鑄其形 史記陳平嘗負戴渡河舟人疑平腰下有金陰欲害之平乃脫衣而渡遂能免於難也

妻讓 母責 列女傳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棄之 韓詩外傳曰田子持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子慙而出

披沙 擲地 揀金往往見寶

晉書孫綽字興公作天台賦擲地可作金石聲

為穴　捐山　郭況之家號為金穴　文選捐金於山

同土　如粟　南史齊高祖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後漢張奐為安定屬國人遺金以酒酬曰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六齊　百鎰　金有六齊　蘇季子抵掌而談李兌賜黃金百鎰虞卿躡屩而說趙王賜黃金百鎰

訪主　送縣　後漢王向字文德豫章人嘗行於路得遺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重字仲翁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重恩重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

塞淫　買笑　新語曰舜藏金於嶄巖之山以塞淫邪之路　千金買笑

難得　能守　難得之貨　老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鼓鑄　鎔範　鎔範成器

端木辭　桑婦却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國之法贖人臣

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受金即為不廉則何以相贖自今以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秋胡事詳前二 衆口鑠

珍物化上詳前二 昆田珍物化黃金武帝祠首山 鑄鼎象物 揭璽入府傳夏方有德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注九州之牧周禮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量數揭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是吾寶也 不汝容焉 備六府而惟修六府金木水火土穀惟修也 配五行而攸敘 增虹化 螢飛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見虹化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梁書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淺黃　深赤　麩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此等皆生金得之皆當銷鍊麩金耗折少塊金銷折多　顆塊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見作金石其色褐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黃

如石　有華　扶南傳曰毘騫國金如此間之石路中山邊無有限量　劉欣期交州記曰金有華出珠崖為金華米者也

投海　在爐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雄始嘗與師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　管子曰堯治天下也猶金之在爐惟冶者之所鑄

烏嗽　鷲生　拾遺記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烏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嶺表錄異廣州浛崖縣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養鵞鴨常於屎中見麩金片遂多養收屎淘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至富

化

土 蜀王本紀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以禮物荅盡化為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秦當得蜀矣

切玉 王隱晉書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上金洞中生金百淘不消可以切玉

贈恭 鑄郝 山堂肆考唐隱太子以書招尉遲恭贈金器皿一車辭曰臣豈敢當賜世民謂恭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孔帖唐郝玭為將有功封實定郡王贊普常畏之乃等玭身鑄黃金象令於國門得生玭者以金玭賞之朝廷恐失名將徙玭為慶州刺史

菱角 椒花 天中記齊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子城鄉名晏子鄉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金出兩蕃高麗等處沙中南蕃瓜子金麩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蕃回回錢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霞如和銀者性柔石試色青火燒不黑和

氣子者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古云金怕石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色為足金也

辛銑 陽邁 宣室志寶歷中京兆韋思元求鍊金之術有居士辛銑來謁病癱潰血舉家恐之思元嘗與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與居士突至溺莚上客怒皆起銑亦告去至庭不見衆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液奇光爍然有鮮者曰居士紫金精也辛西方金而銑字從先從金先亦西方之正位也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國人謂金之精者謂陽邁即中國所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作礪 生碑 尚書詳前一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

蔽化 棗飛 清異志王鯨憐青蔽媼黄衣破結有飢色憫之以千文買蔽辦而去及歸蒸於烏豆甑盡成黃金 天中

記梁簡文論云見夜如棗核飛散者金精也

為牛　如豸

玄中記金之精為牛　林邑記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而赤城照耀似天澗壑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細者似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光如熒火

赤幘　黃衣

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與陳應應舉家疾責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問細腰曰高冠者誰荅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有夢口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穴飛鳴見人輒入石中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見雞出戲一長人彈之雞見即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凡徑六尺許下垂閉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泝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船至崖下此人噉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始知神異見盤上噉悉是黃金

織

帳　飾衣　魏畧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　元史特烈詳前二　鑄蛇　為龍　張璠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　齊書曰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荆州應焉時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為軍實　百遣　一苧　梁書曰武陵王紀鎮蜀黃金一斤為一餅百餅為遣至百遣每戰則懸金以示將士終不賞賜　又曰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有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夜明　人雨　嶺表録異曰五嶺内皆産金澄洲最良余頃年使於上國親友附澄洲金二十兩與宫灼權臣余訝其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於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古詩曰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　柿子　蘇豆　天中記襄趙之間多得麟趾褭蹏金麟趾中空四旁有文

刻工巧裹蹴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合璧陳藏器云常見人取金掘地深丈餘至紛子石石皆一頭黑焦下有金大者如指小猶蘇豆色如桑黃咬時極軟即是真金夫匠多竊而吞之

透鐮 **變釜** 宋陸游避暑漫抄曰國初征澤路時軍士於澤中鐮取馬草晚歸鐮刃透成金色 又曰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

得鈴 **進馬** 續文獻通考遼太祖神冊元年將稱尊號改元掘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聖宗事詳前二

猫銜 **豕出** 又曰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與閶門徽鋪客年餘小民過其地人叢中猫躍入其懷鋪中人奪之去悲鳴不已至夜小民臥舟中閶蓬間有聲視之猫也口銜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小民得之大喜人謂之曰義猫 又曰萬歷初許墅關王序三家養一猪有年一日銜其主衣裹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

瘞金千兩家遂大饒遠近稱其家為猪金

山有雄　水多麩　酉陽雜俎山上有雄下生金水多金麩

合璧麗

載一舸　埋九里　孔帖馮子散以豪俠閭貞觀中入覲載金一舸自隨　記事珠雲陽段氏值豐年盡取所有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廢無用金

竇嬰陳廡　張載閉門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材取為用無入家者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張載為廣陵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賫金為禮載閉門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追不及賫金至廣陵還奉

錢戩與人　之翰不疑　續文獻通考曰宋錢戩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逋我金數百萬戩與之不吝夜有盜入呼與一鋌曰金使速去終不語人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為陰德之報　又曰徐之翰鄞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攜以償時在

汴舟因紿曰金誤墜水之輸不疑後其人自悔疾且死遺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葬

金四

原不寶禮儒行詳寶一　不藏王者不藏金玉　三品之貢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雙南金詩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蘇家金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顯業為之造寺　原捐山之寶　增種金平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令人往往得金云　金杖搜神記曰漢文微行懷金過魯少年少年往金杖出應門　印子金續博物志世傳淮南王安槃金上有印子篆文曰主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　原

麗水之珍韓子詳一

增

金闕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圓五十丈也

金犀又曰西方白官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守之

神光照社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

寶山黃金天中記王元榮西國行傳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

原

百鍊之精言百鍊之不耗

增

探懷中金唐書曰韋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賕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慙

不納金帛又曰路隨為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謝之曰吾以公事接

私賄耶終
無所納

金五

原詩晉棗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炭幽居永潛藏　增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警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鎔詩曰巨橐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逾深燄熱晴雲變煙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

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向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煩公揮橐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

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

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增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

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

而殊名用之為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為劒天下之至精

用之為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為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河金瀨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渤澥水之仙宮西北荒之神闕魚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於明圖豈能窮於縷説　韋岫金賦曰其難得也黍累不棄分銖是争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籯國用築臺之禮賦揚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是以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堂之誡命相興作礪之語則金為世出雨示天興　周

渭金精百鍊賦曰金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燄燄疑雷擊以星流聲有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而終於百煉既存而鍛乃舉於是礪以越砥淬於江流燦龜文之夐絶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而是震豈千金而可求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湄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貫珠彩之纍纍出清漣而沉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炅生姿泊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

從革是寶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其隠也則雜昏昏
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寶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
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欲蓋而彰故烱爾而
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作
分粲若星繁似浮雲之初卷　李程金受礪賦曰利器
久翳銛鋒不全參差氷缺掩冉苔聯價減千金之直文
滅七星之躔非夫堅石之鍛乃礪乃巧匠之藏焉修焉
又安得而昭宣

原贊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二

珍寶部二 銀 錢 銅

銀一

原許慎說文曰銀白金也 增周禮夏官曰正南曰荆州其利丹銀 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增又曰鍾山之寶有銀燭謂有精光如燭也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 山海經曰扭陽之山

其陽多白銀郭璞曰即銀也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銀之精者　原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漢書曰益州𨠄町山出銀貢古亦出銀　又曰無雷國出銀　又曰黄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朱提縣名屬犍為　魏志曰濊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為飾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宣武帝詔並置銀官每令採鑄　增唐書

曰貞觀中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諸山銀坑上謂曰昔堯抵璧於山捐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銀　原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有銀穴銀沙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

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　又曰白銀見為雄雞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用銀米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增桂陽記曰臨賀山有黑銀　王韶之始興記曰泠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若星居人聚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　續文獻通考曰大定中定襄部中有銀冶衆議官榷為便節度使張大節曰山澤

之利當與民共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從之又曰元武宗至大時尚書省臣言别都魯思謂雲南朝河等處産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詔立提舉司以巴圖魯斯為達嚕噶齊　又曰明萬歴中雲南土司貢金壺銀盤

銀二

增吴越春秋曰禹登委宛山得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　原列異傳曰故司隷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殮餘金以坑之素書著生腹上哭之謂曰若子䰟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增吴志曰孫皓時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上刻有年月於是改年為天策　又曰婁圭為劉表所圍主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使擊表　原後魏書

曰後魏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增南史曰梁陶季直早慧祖甚愛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祖益奇之　彙苑南唐耿先生明道術保大中名入宮自稱耿先生以雪作錠投火中即化為銀　東軒雜錄云張文定公齊賢為南漕時家宴奴竊銀器數件公熟視不問後居相位廝役輩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曰爾憶江南竊

吾銀器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爾亦不知也　合
壁曰宋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嘗與一術者游病篤
告文正曰吾得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以方授子并
白銀一斤内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
告之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山堂肆考曰宋
蘇軾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牀下土見一大甕白銀以
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後數年舉進士令
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留為後驗十年東坡辭官

歸家與僧較其數則與所得俸祿相同也　續文獻通考曰宋劉留臺未第時於旅舍獲白金一袋共八十斤盡以還其主蕭然歸家鄉里共鄙之曰得金不能取將復來干人也未幾登第子孫相繼貴顯　又曰王文亮奉化人嘗渡浙江得白金百斤留守三日竟歸其主後以壽終王荆公誌其墓　又曰金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　又曰元盩厔人董龍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久之不平遂

出龍龍造泥飯以祭泣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得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廬曰義夫　山堂肆考曰元世祖時安圖為丞相歸鄉里見一大蛇走入穴中令人掘之得一窖白銀安曰此天與我必與諸人乃名鄉里孤貧老弱者盡散其銀以賑之人沾其惠咸稱天公宰相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完天台人舉鄉薦任涇縣教諭嘗與同僚及諸生分膳夫銀內一生多取一錢而去既而少者來

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在其人皆知之先生本不多其安敢受完曰吾寔偶多汝若不受盍棄諸水乎遂棄諸涇

銀三

原洗礦 鑄礫酈道元水經注曰溽水山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也 下始興記

詳前一

構宮 為闕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

珠玉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也皆以黄金白銀為宮闕

鏤盤 飾鼎 魏妝後魏

書曰大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黄金合盤鏤以白銀鈿以玫瑰 阮諶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

以黃金錯以白銀

榜闕門

雕層閣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釋智猛游外國傳曰龜玆國高樓層閣金銀雕飾

增盂

梡 元史賈文備傳曰文備屯三汊口備宗兵宗以雲梯三十餘架攻文備率兵鏖戰却之憲宗賜以弓矢銀盂　又伯嘉努傳曰巴延以其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以銀梡一賜之

素霧

白衣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上多素霧　宋徐鉉稽神錄陳尚書言昔在鄉里好為詩俚人謂之陳舍人比樂天也性踈簡喜賓客常有二道者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容牀上鏘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移牀

建寺 又曰壽州大將趙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居之獨據中堂夜有物推牀曰我等在此已久為君所壓

甚不快君可速去乃相與移其牀於庭下璘亦安寢明日於堂上置牀處掘得銀一窖宅遂安　蘇軾事詳前二

婦成　女化

玉堂閒話宜春郡民章一家以孝義聞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有一美婦詣門求宿諸婦欣然待之夜深而罷有一子弟心悅之囑其乳母別止一室夜深潛就之其人身體如氷生大驚命燭視之乃一銀人重可千百斤一家驚喜恐其變化即以炉炭煞之乃真白金　彙苑詳注曰說寶云唐撫州金谿葛祐二女性至孝敬祐為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熬鍊不成歲額盡虧祐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二女痛父之拷相與齧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異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銀矣有司遂釋其父且聞於朝詔旌異官為立祠齧齒之處有池曰歃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遇水旱疫病必往禱焉甚靈感

斫柱　賜盆

稽神錄云饒州鄧公場采銀之

所山底天祐募銀夫十餘人鑿地道入數步空闕明朗有穴如天窗柱石皆白銀也采者持斧入將斫之俄而山摧盡壓死自是無敢下者　宋蓼花洲閒錄兵部杜尚書杜業妻張氏妬悍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名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驚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敗其患將誤於任使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盃綵段賞之

交牀

坐椅 元史賓喇巴圖爾傳曰納新叛從諸王裕嚕往征之力戰有功納新平帝賞以腰帶及銀交牀等物　又阿克塔齊傳征巴賓伯里與敵兵累戰累捷樞密臣以其功聞以銀坐椅賜之

增詩唐李嶠詠銀詩曰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初下箭桐井共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甕仙闕薦君王

原銘後魏太武帝作黄金盤鏤以白銀銘曰九州致貢殊域来賓乃作兹器錯用奇珍鍜以紫金鏤以燭銀

銅一

增爾雅云白銅謂之鋈赤銅謂之鉼　原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　增山海經曰昆吾之山

其上亦多銅　原越絶書曰鄞山破而出錫若耶涸而出銅歐冶因為純鉤之劒　增史記曰龍門碣石多銅鐵　原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竹長十丈高一丈唯竹篾軟而堅宜為之也　又曰吳有鄣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賦無而國用饒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增通鑑曰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矣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罇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　唐書食貨志劉秘曰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　淮南子曰銅英青　士幃曰銅出於石為鈴則小鑄鐘則大　玄中記曰銅之精為童奴

荆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巖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為之死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荸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朝野

雜記宋朝銅坑冶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歳産銅七百五萬斤有竒渡江後其數日減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中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歳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内採煉從之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銅二

原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為兵使鑄三鍾　增史記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宮室之堂皆以鍊銅為柱　原又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各重千斤　漢書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詳錢　增又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　原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鈎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門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增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又曰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外議何如鈞對曰論者嫌其銅臭　原魏畧曰明

帝徙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模居關中鑄壞銅人鍾簴為金器以易穀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　增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　唐書曰初天寳中天下州郡皆鑄玄宗擬其形容首冠瓌緌足承菡萏與尊佛之像間列於殿堂號為貞容　孔帖高麗地產銅周世宗時遣尚書市銅高麗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定襄

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節度使張大節廉得其寔抵吏罪民斲石頌之

銅三

原鑄鼎　採鈎黄帝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下　三輔漢録記張氏先為京都功曹晨時早起忽有鳩從内飛下投入張氏懐中探之得一銅鈎官至數郡太守後失鈎官亦絶矣案幽明録銅作金詳金探鳩注

鑿井得　即山鑄　罷儉鑿井得銅錢號鄧通下吴王濞事

臭嬿雀烈　漢文帝賜鄧通銅山鑄錢布天下世號鄧通錢下詳二　增鴨盆　龍彨　㒒苑詳注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不以為異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

於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也史記秦使徐福入海還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秦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從臣往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水綠 **草黃** 上詳前一 地鏡圖曰草莖黃秀下有銅器

石點 **風磨** 潛確類書銅亦有青白黃赤紫五色青白者為上赤銅以盧干石點之則為黃銅矣一云銅止有赤色一種他色皆其變也又曰鍮鉐黃銅似金者明皇極殿項名是風磨銅更貴於金一云即鍮鉐也

鑿山 **鑱德** 合璧曰韓洄上言今商州紅崖産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　孔帖曰唐馬總遷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故處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

無雷出 **高麗貢** 漢書曰無雷國出銅下詳二

不可作弩 **陶以為金** 淮南子曰銅不可以為弩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丈得

丹陽銅張華曰此銅與金相似典術曰陶丹銅以為金

銅四

原萬物為銅賈誼鵩鳥賦 增壯銅牝銅金簡記云取壯銅以為雄劒取牝銅以為雌劒 采銅唐書食貨志元和天下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宣宗歲銅六十五萬六千斤

銅末和酒朝野僉載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瘥及務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束之

銅五

增詩宋歐陽修詩曰素絲悲青銅

原贊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

原表梁沈約為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漢世毅措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内

錢一

原周禮地官曰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鄭玄注曰泉或作錢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以振救人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母重也重大倍故為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為子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也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銖錢應劭曰秦作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八銖也漢以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榆莢錢是也人患其太輕復行八銖錢五銖者應劭所謂莢錢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四銖錢文亦曰半兩武帝建元中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

郡國鑄錢多輕京師鑄官亦仄禁郡國無得鑄專令上林三官鑄而天下非官錢不得行王莽居攝變漢制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

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魏志曰黄初三年以穀貴罷五銖錢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宋書曰元嘉七年六一錢署鑄四銖錢裴子野宋畧曰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大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鵞眼錢減此者謂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市井不復料數十萬不盈一掬斗米一萬他物稱之至是禁鵞眼綖環餘别通用也初學記

增梁有女錢稚錢對文錢豐貨錢俗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即生男也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中乃詔用足陌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魏初鑄太和錢孝莊時更鑄永安錢北齊文宣受東魏禪改鑄常平五銖製造甚精後周建德中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成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隋開皇初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唐武德初鑄開通元寶乾封初

改鑄乾封泉寶已而舊錢多費復行開通元寶錢肅宗初以國用不足乃鑄乾元重寶五代相承皆用唐錢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為文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遼景宗始鑄乾亨新錢聖宗兼鑄太平錢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太康太安壽隆天

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金初用遼宋舊錢海陵時始鑄正隆錢字文峻整世宗時鑄錢文曰大定通寶章宗鑄泰和重寶錢宣宗鑄貞祐通寶錢元光初行興定寶錢元得天下行楮幣不用錢武宗時初行錢法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一十文已而皆廢不行明洪武初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成祖錢曰永樂通寶宣宗曰宣德通寶錢孝宗曰弘治通寶錢世宗曰嘉靖通

寶錢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穆宗錢曰隆慶通寶神宗錢曰萬歷通寶並見正續文獻通考

易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　周禮注曰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徧也　原史記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廪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　漢書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東觀漢記曰馬援

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增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昭元貺得一者佇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韓子曰或令孺子懐錢挈一甕往沽而狗齕之酒所以酸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

何時當售　揚子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貨貨主問錢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草木子云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托克托為相立寶錢提舉司鑄至正錢尋亦罷鑄　原地鏡圖曰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　增郭氏婚禮謁贊文曰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唐牛僧孺策曰自晉以東厥錢用青金自河以北厥錢用黑

金是殊異之禁不及矣　宋夷堅志云撲滿者以竹為竅為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大安中禁錢出境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諭宰臣云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不散與無等耳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不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不過散在民耳　又元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

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廢寶民無失利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明長安客話曰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内有古錢皆飛空如蜨

錢二

原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漢書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

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獨以五或三百或五百及封酇侯乃益封二千户以獨贏奉錢二也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紿為謁者曰賀錢萬寔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者矣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詳寵幸篇

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鑄官錢赤仄如淳注曰以赤銅為其郭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俗所謂紫紺錢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乃辭祿詣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内主藏官

東觀漢記光祿勲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

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

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有

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禄禄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

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

鄭均兄為縣游徼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脱身出作

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

身棄捐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增又曰趙勤字益鄉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取終不肯拜　原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闞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悉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闞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

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　增蜀志曰劉類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原郭子曰王衍字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之令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地近北邙於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埒　增宋書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言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前志

一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客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劉凝之隱居荆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覯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價雅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為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

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産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後魏書曰王昕爲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　唐書曰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字合八分及篆隷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文故錢上有掐文　又曰乾元中李輔

國奏內飛龍廄鑄鐘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而祈曰如
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顧不銷不
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　又曰李希烈
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
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名百寮徧
視之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㦸始在雍州因春景
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
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卧見二雀相鬬畢各銜一錢

落於錢帽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　侯鯖録曰從來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　宋蔡絛鐵圍山叢譚曰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倐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之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俞文豹清夜錄曰温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

閩字或福字　又曰鄧珙湘陰人為豐城主簿夜聞庫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獲罪珙盡以錢代為還官其人感恵以二女獻不納時論髙之　又曰歙人查道淳化中赴舉不能行親族裒三萬錢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死貧無以葬母兄將鬻女道傾囊錢與之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送　又曰遼聖宗統和十四年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元史王都中傳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除江淮錢貨監凡

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八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豎立瓦上各貫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庫錢也　稗史彙編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公鏊有詩紀事云蒼天似閔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錢三

原鮫文　鶩眼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合握鮫文之大

錢三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下詳前一

贖罪　買官

漢書曰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一死罪武帝許之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拜之日天子臨軒顧謂左右曰恨不小靳可至千萬

青蚨　白撰

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子以子塗母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漢書曰武帝更錢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

選一　投三

華嶠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賫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每人選一大錢受之　趙岐三輔決錄

曰安陵清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而去

白金　赤仄上詳白撰注下詳前一

體乾　效地綦母氏錢神論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適婦天性剛堅須火終始體圓應乾孔方效地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魯褒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

數甕　一囊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岍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甕錢共取半甕還　趙壹詩曰伊憂北堂上抗髒倚門前文史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三官鑄　九府法並詳前一

泉布　貫朽言寶貨之行如泉之布故名之　下史記詳前一

有癖　無名晉和嶠貪財人謂之有錢癖　下詳前二

夢磨　業鑄魏文帝問周宣曰夢磨錢文令滅乃更明何也宣曰陛下家事應之時陳思王云云　史記趙國以

治鑄為業王數訟錢事張湯常排趙王　血塗詳初學記　肉好　買金埒

賜銅山上詳前二下詳銅　飲馬投　鑿井得郝廉飲馬投錢下詳銅

笇緡　磨質漢武初笇緡錢取鎔屑也　範金　置鐵禮公孫述置鐵錢

採山　沉水採山鑄錢綖環錢入水不沉　杖頭挂　河間數阮宣子百錢挂杖頭漢謡河間姹女工數錢　散金　藏鏹　鼓鑄　鎔範鎔範而合法度

流行　銷漏文選云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輕重相權

大小兼利漢以秦錢重更令鑄榆莢錢有子母相權而行小大利之子母者錢之輕重也民患輕為重是母權子患重作輕亦不廢重是子權母也　道元作論　夷甫不言魯褒字道

（元作錢神論見後　下詳前二）罷以便農　鑄而斂貨（貢禹請罷鑄錢官以便農除其租銖之律注云依田赦欲其除市井銖兩之租削其律也使百姓歸農復古之道　蜀劉備收成都士衆皆畧盡府庫財寶軍用不足備憂之劉巴子初曰鑄直百錢平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充足）豐國省刑　多姦爭利（晉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巧偽之人涇穀以要利薄絹以充資故用錢非惟豐國亦以省刑耳　後漢張材議以為宜令天下悉以布為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尚書朱暉議布錢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則與下爭利）榆莢五銖既將私鑄竹刑三尺難逭國章　圓而函方立泉貨之法　毋以權子制輕重之宜　增龍葵　雀銜（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洛陽村

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緡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砍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砍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甕二散錢寔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範錢為龍形號王清本下詳前二

父還　子敞

梁書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明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至景休景休悅乃悉為還之　宋書曰戴法興父碩子家貧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買水　繫枝

梁書曰何遠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連水還之　邴原別傳曰原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

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由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

西邸 東園錢 桓範世論漢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 山堂肆考東漢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

王老 清童 南部新書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 唐人小說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荅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上清五銖服也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牆下忽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惟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土爲 錫鑄 後唐書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墐土為錢令

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為無窮之計 唐書曰元和中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廢錫錢

質史 **載名** 南史梁謝舉兄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揚子法言蜀富賈人貲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繫韉 **貫竹** 朝野僉載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韉帶上愔問其故荅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 下明太祖詳前二

黃榜 **紫標** 梁書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挂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萬帝少子綸作錢愚論譏之

用銀 **燮土** 續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初鑄斑駁不可用吏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 異苑曰桂陽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

有錢溢出即輦著船
中須臾悉變成土

觸籬　貼壁

幽明錄曰海陵民王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明李日華蓬窗夜話曰鞔村主人其先窖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為錢又復禁閉迫其孫錢栩栩飛出一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為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鄉里閧稱鞔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化異哉

蝶飛　牛吼

上詳一孔帖五代衰正辭積錢盈室中常有聲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必止

月形　花徑

又曰駢國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以錦繡石為柱以錢為甃花徑

甃甕　湅爐

徐鉉稽神錄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采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

甕少歆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楮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甕歆以五百雇爾正之耳蘇軾物類相感志曰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名爐凍

萬選 **三爐** 孔帖貟半千稱張鷟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唐書武德中置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今上齊王元吉賜三爐右僕射裴寂一爐

草書 **潤筆** 宋太宗詳前二　北史隋鄭譯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　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曰筆乾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　何以潤筆上大笑

用陽 **塞屋**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嘗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　事文類聚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喜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

破屋子矣

童子褁　仙公呼　荆州記曰義熙中有童子羣浴南陽淯水忽涯邊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衫衣褁縛各有所得　葛仙翁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

大郭厚輪　鱗差螭縮　太平御覽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厚輪大郭　山堂肆考孫權文曰有和長與者巨萬藏家貫朽仄磨鱗差螭縮陳陳腥澀死而有如是謂錢鬼

視如瓦石　散諸親友　宋書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南史蕭惠明子珍素梁天監中位丹陽丞初拜日帝賜錢八萬珍素一朝散之親友

滿手挼成　徧身摸出　大中遺事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至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挼之悉成錢　沈珍續仙傳唐馬湘字

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能徧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尉遲給帖

長孺與民　逸史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乃前拜之公問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苦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必他日富貴若能哀閔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攜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於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予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　元史胡長孺傳至大初為寧海主簿天德丁未浙東大祲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

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與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歎察雖怒不敢問

散斂有術　輕重相權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貞祐中監察御史田迴秀言錢幣欲流通必散斂有術輕重相權而後可　輕重良由於出令　斂散實在於得時　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　文帝四銖賈生深博換之歎

錢四

增雨錢任昉述異記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不絕漢世潁川民家雨金五銖錢又熊袞性孝家貧遭親喪天雨錢於其家　原贏二蕭何事詳前二　吳鄧錢漢文時榆莢錢輕乃更鑄四銖

令民縱自鑄故吳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財過王者吳鄧錢乃布天下

顧金錢 史記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注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也

放鑄 孝文除盜鑄錢令使人放鑄之

督鑄 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第五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無阿枉

雜 賈誼曰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

小 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錢法 漢書曰錢法不立

龜貝 漢時人上書言古今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以此貧宜改幣上問師丹丹曰可改章下有司皆云卒難易丹老耄遂策免之

紫紺錢 王莽造契刀錯刀赤仄所謂紫紺錢

龍文馬文龜文 漢武帝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

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糒之其文龜直三百後更用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磨而取鋊

馬排人排水排 韓暨字公至為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一熟石用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三倍於前

增厭勝藕心 潛確類書漢有厭勝錢十三種又有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六變也

玉錢 拾遺記因墀國在西域之北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四字

原食萬 何曾日食萬錢嫌無下箸處

潤屋之資　藩身之貨　子母之錢　陰陽之炭

增數多留少 南史謝譓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荅書曰數多留少更以為愧

光院錢 孔帖唐陸扆自翰林拜相故事自三省得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

未始有哀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

光學錢 事文類聚唐劉允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光學錢自宰相方鎮刺史各有差

擲金錢 唐逸史八月望夜師與上遊月宮還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上乃擲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獲金錢

飛錢 唐食貨志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買春 承平舊纂曰進士不第者諸知供酒肉之費號買春錢

錢文 吳越備史初王氏之鎮閩城壘甓皆有錢文有曰此城終歸錢氏諸王氏惡之因命剗去而錢文愈明又謠言曰風吹揚葉鼓城下不得錢來戈不罷

以一當十 五代史閩王延義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鐵葉錢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稷為福建提刑奏免輸鐵葉錢

荇葉錢 玉海

宋有荇葉錢

百萬自飛　文獻通考宋寧宗慶元二年吳縣金鶩鄉銅錢百萬自飛

得錢則珍藏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貞祐中平章高琪請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行之濮王守純以下皆惲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自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自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又同於舊券也

金銅芽　元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詠詩曰難穿無眼錢自注西人金銅芽錢無孔郭

無錢可貫　明陸楫蒹葭堂雜抄曰成化弘治間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在內閣獨秉大綱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極羣

書為一時學士所宗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
倉錢幣縱横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丘公聞之語人曰
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
可貫獨奈何哉士林傳以為雅謔

錢五

增詩唐李嶠詠錢詩曰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
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
入論玉井冀來求　又曰九府五銖世上珍魯褒曾詠
道通神勸君覓得須知足雖解榮人也辱人　宋沈存
中筆談毘陵士人家女子詠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

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孔平仲鑄錢行曰三更趁役抵暮休寒呻暑吟神鬼愁從來鼓鑄知多少銅沙疊就城南道錢成水運入京師朝輸暮給苦不支海内如今半為監農持斗粟却空歸　元吳萊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曰我觀泉志頗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靡紀泉府職幣開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榆莢鵞眼爭相縁重輕子母信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

懋遷農夫紅女寘不易尺布斗粟儲為淵嗟哉後王獎自此竟使匹庶握利權剪皮鑿鍱偽莫禁執籌障麗慳稱賢國儲何嘗調度足民食矧是虀鹽先潛交鬼神欲著論臭銜富貴仍開鄜冶卒銅工各鼓鞴偏爐盜鑄多煙熛一朝變通別改幣餘盡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寶玩有若編埒然大貝南金特喬厚玄珪博璧同瑛鮮漢官受一潔籚篋晉士挂百酣梧棬白水眞人笑有識上清童子猜非儇古錢勿用章久聚古貨難賣空

精甄時能撫摩却䧟夢坐與饕溷收饞涎世間萬物累可盡牀脚一甕踏欲癲試看營室鏁星處何似揚州騎鶴年

原書後漢劉陶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鉠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為南金瓦鹵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

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

原啓梁簡文帝謝勅賜觧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火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

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効彼薄拘均兹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睠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埀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隕越非報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户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閩舍降自天造

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脆條可授毁垣再築遂得窗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怳爽塏里驚輸與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陳張正見謝賜錢啓曰豈期疲痾辟立猥蒙殊賜名稱揄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圜泉寧棄兕雞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主門忽光私室青蚨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原論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

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覯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

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
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寔無異於遺劒刻船膠
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
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
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
有時形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
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

弱得之則富强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争辯訟非錢不勝孤

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惟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温暖弱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来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顔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增議唐元稹錢貨議曰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

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計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

宋陳耆卿奏言錢猶母也楮猶子也

母子所以相權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滯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曰多錢曰少禁楮之折閲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寛非果寛也寛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寛可也

增疏金温特赫 思敬論錢鈔疏曰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缺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

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塡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鑄摸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增詔元仁宗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兹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率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

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獘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